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美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護法下　正傳五　附見五

唐終南山智炬寺釋明贍傳一
唐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二 道璋
唐京師大總持寺釋智實傳三 普應 法行
唐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傳四 慧序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五 圓勝

釋明贍姓杜氏恒州石邑人也少有異操所住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之傳于口實十四通經十七明史州縣乃舉為後士性慕超方不從辟命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密異其度乃致書與鄴下大集寺道場法師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值法滅潛形東郡隋初出法追住相州法藏寺而立志貞明不干非類正業之暇了無他涉內通大小外綜丘墳子史書素情所欣狎將事觀國移步上京開皇三年勅召翻譯任大興善衆覩德望可宗舉知寺任辭而不免便綱管之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陳軍旅時有僧徒漆朝憲者事以聞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峙然

之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
陳軍旅時有嶲僧涤朝寔者事以聞
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峙然
抗礼下勑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
于時黄老士女初聞即拜惟釋一門
儼然莫屈時以瞻爲道望衆所推宗
乃荅曰陛下必欲遵崇佛教僧等義
無設敬若准制返道則法服不合敬
俗勑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爲何致
拜瞻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交招顯
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
拜勑不屈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爲不
拜如此者五黄巾之族連拜不已惟
瞻及僧長揖如故兼抗聲對叙曾無
憚懾帝乃問向荅勑僧是誰録名奏
聞便令視被戮諸僧合衆安然而退
明旦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瞻又
先登雖達申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
下勑於兩禪定各設盡京僧齋再遺
東帛特隆常准後廻蹕西郊顧京邑
語朝宰曰我謂國内無僧今驗一人
可矣自尔頻叅元選僉議斯属下勑
令住禪定用崇上德故也衆以瞻正
色執断不避强禦又舉爲知事上座
整理僧務偁列當時大唐御世爰置

令住禪定用崇上德故世稱以貶正
色執斷不避强禦又舉為知事上座
整理僧務儕列當時大唐御世爰置
僧官銓擬明哲允折無滯貞觀之初
以賢善識治方有聞朝府召入內殿
躬昇御牀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来
明君昏主制御之術兼陳釋門大拯
以慈救為宗帝大悅因即下勑年三
月六日普斷屠煞行陣之所皆置佛寺
登即一時七處同建如幽州昭仁晉
州慈雲呂州普濟汾州弘濟洛州昭
福鄭州等慈洛州昭覺並官給匠石
京送奴婢皆因賠之開發也又私以
每年施物常餅千僧大乘經論須者
為寫歲恒不絕為報母恩及暮齒將
臨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
隱焉京輦歸信遠趣於林問道奉戒
又繁常昔乃自惟日攝心歸靜猶自
煩乎試縱餘齡更還京邑少時遇疾
猶堪療治乃曰吾命極矣可懸一月
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德就興善寺設
齋辭訣房杜僕射舉朝畢集具費助
供觀錫山積賭通大捨懺辭告別即
日刀杖出京返于智炬竭誠勤注想
觀西方心通明利告侍者曰阿弥陀
佛来也須臾又云二大善薩亦至吾
[illegible]

日刀放出京返于智炬踢誠勤注想
觀西方心通明利告侍者曰阿弥陁
佛来也須㬰又云二大菩薩亦至吾
於觀經成就十二餘者不了既具諸
善相顔貌怡然奄尒而逝春秋七十
即貞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時以
預記之驗知命存乎初未終前遺令
焚身及闍維訖乃見骸骨圓全都無
縫道當其頂上紫色曄然遂塞于
巖下
釋慧乘俗姓劉氏徐州彭城人也其
先炎漢之緒祖欣梁眞前將軍瑯琊
太守父雅陳兵部郎中叔祖智强步
出家陳任廣陵大僧正善開成論及
大涅槃乘年十二發心入道仍事强
為師服膺論席僑探精理十六啓强
曰離家千里猶名在家沙門也請廣
遊都郡蹤諸耳目强從之便下楊都
聽莊嚴寺智嚼法師成實𡖖始具戒
即預陳武帝仁王齋席對御論義詞
辯絶倫數千人中獨迴天睠至四月
八日陳主於莊嚴寺捴令義集乘當
時竪佛果出二諦外義有一法師英
俠自居禮名江左舊住開泰後入祇
洹乃問曰為佛果出二諦外二諦出
佛果外乘質云為法師出開泰為開

侠自居禮名江左舊住開泰後入初
洹乃問曰為佛果出二諦外二諦出
佛果外乘質云為法師出開泰為開
泰出法師彼曰如鶖鶩鳥不住清廁
乘應聲曰釋提桓因不與鬼住彼曰
鵂翅羅鳥不栖枯樹乘折云辟如大
海不宿死屍于時王公處座嘆曰辯
才無导其鋒難當者也躬於帝前賞
天柱納袈裟由是令響通振鄰國斯
傳陳桂陽王尚書毛喜僕射江捴等
並申久敬咸慕德音屬陳季道雜隋
後從王入朝頻蒙内見時淨影慧遠
道聲揚播由來不面因過值講即申
言論義高詞麗聲駭聽徒遠顧曰何
處吴僧脣舌陵人復豈逾此王聞之
弥敬其詞辯時慧日創立捜揚一化
並号龍象咸問義門既爰初臧集法
輪肇駕王乃請乘盡心言論不有見
尊致結既承資蓄縦辯無前折開陳
款皆領巢穴甚稱王望別賞帛百段
曁高祖東巡岱宗鑾駕伊洛勅遣江
南吴僧與関東大德昇殿竪義乘應
旨首登命章對論巧問勃興切並紛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第六張
集縦横駱驛冈弗喪律E圖高祖曰

南吳僧興聞東大德昇殿竪義乘應
旨首登命章對論巧問勃興切並紛
集縱横駱驛因弗喪律已圖高祖曰
屬稱揚羣英嘆異開皇十七年於楊
州永福寺建香臺一所莊飾金玉絶
世罕儔及晉王即位彌相崇重隨駕
行幸無處不經大業六年有勑郡别
簡三大德入東都於四方舘仁王行
道别勑乘為大講主三日三夜興諸
論道皆為指暢靡不洽然從駕張掖
蕃王畢至奉勑為高昌王麴氏講金
光明吐言清奇聞者嘆咽麴布髮於
地屈乘踐焉至八年帝在東都於西
京奉為二皇雙建兩塔七層木浮圖
又勑乘送舍利瘞于塔所時四方道
俗百辟諸侯各出名珍於興善寺北
天門道南樹列勝場三十餘所高幢
華蓋接影浮空寶樹香煙望同雲霧
迎延靈骨至于禪定僉共請乘開仁
王經化俗士庶正道日登咸嘉賞讃
十二年於東都圖寫龜茲國檀像舉
高丈六即是後秦羅什所負來者屢
感禎瑞故用傳持今在洛州淨土寺
會隋室分崩唐皇御曆武德四年掃
定東夏有勑僞乱地僧是非難識州
别一寺留三十僧餘者從俗上以洛

會隋室分崩唐皇御曆武徳四年掃
定東夏有勑偽乱地僧是非難識州
别一寺留三十僧餘者從俗上以洛
陽大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許僧住
同華寺乗等五人勑住京室于時乗
從偽鄭謂被牽連主上素承風問徧
所顧属特蒙慰撫命住勝光秦國功
徳咸歸此寺武徳八年歳居協洽駕
幸國學將行釋奠堂置三坐擬叙三
宗衆復樂推乗為道首時五都才學
三教通人星布義筵雲羅綺席天子
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
興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後釋宗
當尒之時相顧無色乗雖登坐情慮
莫安今上時為秦王躬臨位席直視
乗面目未曽迴顧降中使十數教云
但述佛宗光敷帝徳一無所慮既取
未陳唱諦徹前通乃命宗云上天下
地崇貴所資縁業有由必宗佛聖令
將叙大致理具礼儀並合掌虔跪使
師資有據聲告纔竟皇儲以下爰逮
群僚各下席踟蹰竚聆逸辯乗前宣
帝徳云陛下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
云云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
玄梯廣布義網高張莫不蹋躅風馳
應機雲涌既而天子迴光敬美其道

云云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
玄梯廣布義網高張莫不躡?風馳
應機雲涌既而天子廻光敬美其道
羣公拜手請從弘業黄巾李仲卿結
舌無報博士祭酒等東體轅門慧日
更明法雲還布當又下詔問乘日道
士潘誕奏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
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
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
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
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
菩提晉音翻之無上大道若以此驗
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乘報略云震旦
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麟洲雖乃周
末始興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
十許王論其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
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乎句虛驗
實足可知也仲卿向叙道者有太上
大道先天地生黷勃洞虛之中煒煒
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
雖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
季始有雖名漢景已來方興道學窮
今討古道者爲誰案七藉九流經國
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闢兩儀
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
陽不測謂之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

之與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闢兩儀
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

陽不測謂之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
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
天地生道既莫測從何能生佛故車
胤云在己為德及物為道鄒仲文云
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
之而成也論衡云立身之謂德成名
之謂道道德也者為若此矣卿所言
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歸言豈
有頭戴金冠身被黃褐鬚垂素髮手
把玉璋別号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
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詳經
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焉有之説玉京
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舉朝屬目此
時獨擅詞宗餘術無為而退一齊楊
扇万代舟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近
假叨幸之力遠庶讓念之恩也貞觀
元年乗以銜荷特命義須崇善奉為
聖上於勝光寺起舍利寶塔像設莊
嚴備諸神變并建方等道場日夜六
時行坐三業以貞觀四年十月二十
日終于舊房春秋七十有六門人道
璋先奉遺旨於南山谷口焚之私斂
餘灰還於勝光起塔沙門法琳為製

碑文見于別集惟乗釋蒙擅道讓詞法

璋先奉遺旨於南山谷口焚之私斂
餘灰還於勝光起塔沙門法琳為製

碑文見于別集惟乘釋蒙攘道譏法
為心撫物卹窮弥留情曲而詞辯無
滯文義俱暢寫送若流有逾宿誦此
之一術歿後絶蹤而身歷三朝政移
六帝頻昇中殿面對天顏神氣消散
映徹墻仞自見英德莫不推焉又御
士王公妃嬪庶族皆禀塗香中明供
礼所講涅槃般若金鼓維摩地持成
實等各數十遍璋即乘之猶子也少
所恭奉立性誠慤偏能唄讚清轉婉
約有勢於時每為都講亦彝倫則京
邑後附多繇其塵云

釋智實俗姓邵氏雍州万年人也童
稚兒戲譎詭超異獲有談論必以佛
理為言先十一出家住大總持寺聽
叙玄奥登其器之隨以小緣而能通
暢宏遠自涅槃攝論俱舍毗曇皆鏡
其深義開其關鑰兼以思力堅明才
氣雄放武德之歲初平鄭國三大法
師慧乘道宗辯相等西赴京師主上
時為秦王威明寓內志奉釋門乃請
前三德并京邑能論之士二十餘僧
在弘義宮通霄法集實年十三家居

下座上命令對論發言清卓驚絶前

前三德并京邑能論之士二十餘僧
在弘義宮通霄法集實年十三衆居
下座上命令對論發言清卓驚絶前
聞新至諸僧無敢繼響上及諸王異
聲同嘆曰此小師冣俊烈後必紹隆
三寶矣實眉閒白毫可數寸光暎顔
顙沙門吉藏摩其頂捋其毫曰子有
異相當躡跡能仁恨吾老矣不見成
德武德七年獫狁孔熾屢舉烽燧前
屆北地官軍相拒有僧法雅夙昔見
知武皇通重給其妻媵任其愆溢僧
衆惘然無敢陳者奏請京寺驍捍千
僧用充軍伍有勑可之雅即通聚簡
練別立團隊既迫王威寂無抗拒實
時年二十有一深究雅懷恐興異度
事或棄陳必累大法乃致書於雅曰
與子同生像季共屬陵遲悲六道之
紛然愍四生之未悟子每遊鳳闕恒
遇龍顔理應洒甘露於帝心蔭慈雲
於含識何乃起善星之勃見鼓調達
之惡心令善響沒於當時醜迹揚於
後代豈不以朝合安忍省納芻蕘悉
此愚情述斯頑見嗟乎可悲寔傷其
類且自多羅既斷終不更生拼石已
分義無還合急持衣鉢早出伽藍使
清濁異流蘭艾殊別使群臣息於譏

類且自多譯助斷然不更生排石巴
分義無還合爲持衣鉢早出伽藍彼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illegible]
清濁異流蘭芰殊別使群目息於譏
論梵志齊於謗聲定水澄而更通慧
燈晦而還照此言至矣想見如流雅
得書逾怒科督轉切備辦軍器剋日
將發實騰入其衆大哭述斯乖逆壞
大法輪即是魔事預是千僧同時號
叫聽者寒心下淚實遂擒撮法雅毆
擊數拳告云我今降魔使邪正有據
雅以事聞帝云此道人大麁付法推
劾即被枷禁初無怖色將欲加罪僕
射蕭瑀等奏稱精進有聞勑乃罷令
還俗所選千人並停復寺實雖處俗
壞而兵役得停依本其心曾無憾結
貞觀元年勑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
檢校佛法清肅非濫實恐法雅猶乘
先計濫及清徒乃致書於使曰況俗
僧智實白實懷橘之歲陟清信之名
操李之年忝息慈之位雖淺智褊能
然感希先達竊見化度寺僧法雅善
因曩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遊秦似
遠公之入晉理應守護鵝之行持結
草之心思報皇王之恩奉酬覆載之
德乃於支提靜院恒爲宰𥡴之訪精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illegible]
舍林中鎮作妻孥之室脫千僧之服

蕳之思報皇王之恩奉酬霧轂之
德乃於支提靜院恒為宰慈之訪精
舍林中鎮作妻孥之室賊千僧之服
四海愴動地之悲謗七佛之經万國
嗟訴天之怨自漢明感夢摩騰入洛
已来無所名人頗曾聞也皇帝受禪
撫育万方欲使王道惟清法海無穢
公築名奉節許道士身除甘蔗之灾
拔空腹之樹使禪林鬱映慧苑扶疏
慕實嘉聲振于邦國寧可忍斯邪佞
乃棒鉢於祇桓棄我貞廉絕經行於
靈塔龍門深濬奉見無由天意高懸
流悶何日惟公鑒同水鏡智察幽微
仰願拯鷲翼於華箱濟涸鱗於窮轍
輕以忏陳但增悚懼後法雅竟以枉
稍被誅倫以事聞乃下勅云智實往
經論告法雅預知姦動自還俗已来
又不覊戒行宜依舊出家因返寺房
綜括前業捃討幽致有譽京室十一
年駕往洛州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
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
汲引之迹殊塗求其宗也弘益之風
齊致然大道之行肇於遂古源出無
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
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
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遠

名之始事高者形之外道而僧
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
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遠
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
應之緣匪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
冀當年之福家懼来生之禍由是滯
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
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
廷遂使殊俗之典欝為衆妙之先諸
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返于
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
天下大定亦頼無為之功宜有解張
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
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
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万葉時
京邑僧徒各陳極諫語在別紀實惟
僥運遝況開明是屬乃携大德法常
等十人隨駕至關上表曰法常等言
法常等年迫桒榆始逢太平之世貌
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
子君有諍臣法常等雖預出家仍在
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
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德而稱令道
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
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

邪于前與後告天下無德而稱令道
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排詔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第十五張
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
無改異不立觀宇不領門徒處柱下
以真全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
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曾司殺莫
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
服並是黄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
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
禹湯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
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
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僞同流
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
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
之事如前伏願天慈曲垂聽覽勅遣
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勅語僧等明詔
久行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思命
難歛氣呑聲實乃勇身先見口云不
伏此理万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
放還抱恩旋京晦迹華邑處于渭陽
之三原焉信心之侶敬奉如雲情計
莫因遂感氣疾知命非久欲與故人
相別而生不騎乘乃令弟子四人各
執牀角轝至本寺精爽不雜召諸知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第十六張
友執手訣云實以虛薄妄廁僧儔一
期既至知復何述但恨此身虛死未

執狀角辭至本寺精爽不雜召諸知
友執手訣云寶以虛薄妄廁僧儔一

期既至知復何述但恨此身虛死未
曾為法以為慨然近夢阿私陁仙見
及云常得出家想非徒說少時卒於
大摠持寺春秋三十有八即貞觀十
二年正月也寶自生能不入市鄽不
執錢寶不求利涉三衣瓶鉢常不離
身雖當日往還而始無輙離志行嚴
肅殊有軌度攝誘多方故四遠道俗
遊放之僧多依附之親侍沙門七人
皆供承有叙通共嘉焉摠持故塔修
奉者希寶香燈供養以為已業病轉
就篤滯水不通已經旬日侍人非時
進漿寶曰大聖垂誡其可欺乎吾見
臨終犯戒者多矣豈使累劫之誠而
陷於一咽者哉遂閉氣而止又問以
終事答云辟如彎弓放矢隨處即落
省事為要乃葬南郊僧墓中斯亦達
觀于山水未有親疎之心任時量處
性之一方矣終後三原信士方三十
餘里皆為立盡齋夜別四五百人聚
臨如喪厥親迄于百日衆方分散
初摠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
也通涅槃攝論有涯略之致以傳弈

上事群僧蒙然無敢諫者應乃入秘

初捴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也通涅槃攝論有涯略之致以傳弈上事群僧蒙然無敢諫者應乃入秘書太史局公集郎監命弈對論無言酬賞但去秃丁妓語不勞叙接應曰妓孽之作有國同誅如何賢聖俱崇御獨侮慢弈不荅應退造破邪論兩卷皆負簑篠徑詣朝堂以陳所述時執事者以聖上開治通諫蒭蕘雖納弈表未將理當不爲程達應乃多寫論本日往朝省卿相郎署皆言弈表牽挽弈手與談正理素本淺學假詞於人拄口不對斯亦壹享强捍僧傑不可抑也應之所陳法行者亦貞素之僧也俱任捴持衆首之家立操孤拔與物不群每日六時常立參倮自問自荅入進殿中乃至勞遣應聲如在精懃持立衆難加焉故又目之爲高行也行見塔廟必加治護飾以朱粉揺動物敬京寺諸殿有未畫者皆圖繪之銘其相氏即勝光褒義等寺是也武德之始猶未有年諸寺飢餒烟火不續捴持名勝普應爲先結會僧倫揞開粮路人料一勺主客咸然時來投者日恒僅百夙少欲儉曾不嘗倦而行微念起猒怠懐即悔告人

僧倫揞開粮路人料一句主客咸然
時来投者日恒僅百凡少欲僉曽不

嘗倦而行徵念起猒怠懐即悔告人
大開鬼業如何自累惜他食乎每旦
出門延頻容㨾歡笑先言顧問將接
多辦餴饘要處布置乃達時豊初不
休舍後住焚國講遺教論以畢終矣
釋法琳姓陳氏頴川人遠祖隨宦寓
居襄陽少出家遊獵儒釋博綜詞義
金陵楚郢從道問津自文苑才林靡
不尋造而意存綱領不營浮綺野栖
木食於青溪等山晝則承誦佛經夜
則吟覽俗典故於內外詞旨經緯遺
文精會所歸咸肆其抱而風韻閑雅
韜德潛形氣揚采飛方陳神略隋季
承亂入關觀化流離八水顧步三秦
每以槐里仙宗系陳名實昔在荊楚
梗概其文而秘法奇章猶未探括自
非同其形服塵其本情方可體彼宗
師静茲紛結乃權捨法服長髮多年
外統儒門內希聃術遂以義寧初歲
假被巾褐從其居館琳素通莊老談
吐清奇道侶服其精華膜拜而從遊
處情契莫二共叙金蘭故彼所禁文
詞並用諮琳取決致令李宗奉釋之

典包舉具舒張偽葛妄之言詮題品

慶情奏莫之先銘金蘭苦彼服葉文
詞並用諮琳取安致令李宗奉擇之

續高僧傳第二十五　第二十九張　時

典包舉具舒張僞葛妄之言銓題品
録武德初運還從釋宗擁帙延光栖
惶問道以帝壤同歸名教是則鼓言
鄭衛易可箴規乃住京師濟法寺至
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先是黃巾
深忌佛法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
釋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
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
門放歸桒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
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未能抗也
時謂遵其邪逕通廢安衢莫不懼焉
乃下詔問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
之章服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
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適琳憤激傳詞
側聽明勑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
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
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
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
夫溺而不出大聖為之興世至人所
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
路於是中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
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
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

續高僧傳第二十五　第三十張　日

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

夏貴遊歡榮華而入道標出二種生
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第二十五　日
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
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
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内懷
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
親以成大順福祜幽顯豈拘小違上
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
聖教故為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
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而傅氏所
奏在司猶未施行弈乃多寫表狀遠
近公然流布京室閭里咸傳秃丁之
誚劇談酒席昌言胡鬼之謠佛日翳
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勢于時達量道
俗勳豪成論者非一各陳佛理具引
梵文委示業緣曲乘邪正但經是弈
之所廢豈有引廢證成雖曰破邪終
歸邪破琳情正玄機獨覺千載器局
天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無功信乘
權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莊周
云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
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
大而道居其一孝詩書禮樂之致忠
烈孝慈之先但欲修序彝倫意存敬
事君父至德惟是安上治民要道不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第二十六　那
出移風易俗自衛返魯詳述解脫之

烈孝慈之先但欲修序彝倫意存敬
事君父至德惟是安上治民要道不

出移風易俗自衛返魯詮述解脫之
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案前漢
藝文志所紀衆書一万三千二百六
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俱未暢遠途
誠自局於一生之内非逈拔於三世
之表者矣遂使當見因果理涉旦而
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斯並
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謩詎免四流
浩汗為煩惱之場六趣諠譁造塵勞
之業者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
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
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斯融不可
以境智求不可以形名取故能量法
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見生
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
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焰銷扇
惠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
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導前
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
八部萬神森然翊衛演涅槃則地現
六動説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
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
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

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号佛為法

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

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号佛為法
王也豈與襄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世
孔丘輙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
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
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
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
則八万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海
殿龍宮之旨古講今書之量莫不流
甘露於万葉垂至道於百王近則安
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但以時運未
融致令漢梵殊感故西方先音形之
奉東國後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
日収光廼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覩靈
骨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
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来名僧間出
或神力救世或異迹發人或慧解開
神或通感適化及白足臨刃不傷遺
法為之更始志上分身負戶帝王以
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並使功
被將来傳燈永劫議者僉曰僧惟紹
隆佛種佛則冥衛國家福廕皇基必
無廢退之理我大唐之有天下也應
四七之辰安九五之位方欲興上皇

之風開正覺之道治致太平永隆淳

四七之辰安九五之位方欲興上皇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第十三丈　耶

之風開正覺之道治致太平永隆淳
化但傅氏所述酷毒穢詞並天地之
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黷聖覽
不可具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
鞠育之恵審其逆順議以真虛佛以
正法遠委國王陛下君臨斯當付囑
謹上破邪論一卷用擬傅詞文有三
十餘紙自琳之綴彩貫絕羣篇野無
遁賢朝無遺士家藏一本咸誦在心
並流略之菁華文章之冠冕茂譽於
是乎騰廣昏情由之而開尚矣琳又
以論卷初出意在弘通自非廣露其
情則皂隸不塵其道乃上啓儲后諸
王及公卿侯伯等並文理弘被庾績
咸嘉其博詣焉故弈奏狀因之致寢
遂得釋門重敞琳寔是其功東宮庶子
虞世南詳琳著論乃為之序胤而傅
氏不愜其情重施密譖搆扇黃巾用
為黨類各造邪論貶量佛聖昏冒生
靈衒曜朝野薰猶既雜時所疑焉武
德九年春下詔京置三寺惟立千僧
餘寺給賜王公僧等並放還桑梓嚴
勑既下莫敢致詞五衆哀號於槀街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第十四丈　印

四民顧嘆於城市于時道俗蒙然校

饒等紆王公侯等並於還并杞扇
勑既下莫敢致詞五衆哀號於京街
四民顧嘆於城市于時道俗蒙然投

骸無措賴由震方出帝氛祲廓清素
襲啓聞範究宗領登即大赦還返神
居故佛日重朗於唐世又由琳矣琳
頻逢黜陟譖結維持道梐世情良資
實學乃探索典籍隱括玄奥撰辯正
論一部八卷頴川陳子良注之并製
序曰昔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
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鈎深系像
或探賾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
所不測猶能弥綸天地包括鬼神道
無洽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
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迹泯真
俗體絶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
色爲色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
伯拘羑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
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
之興焉良有以矣道士李仲卿劉進
喜等並作虗大謗毀正法在俗人士
或生邪信法師愍其旨瞽遂著斯論
可謂鼓兹法海振彼詞鋒碧鷄之銳
覺馳黄馬之峻爭騖莫不萃墜柯摧
雲銷霧卷但此論窮釋老之教源極

品藻之名理恐好事後生意有未諭

覽馳黃馬之峻爭騖莫不墜坑落
雲銷霧卷但以論窮釋老之教源極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品藻之名理恐好事後生意有未喻
弟子近申頂礼從而問津爛然溢目
若日月之入懷寂乎應機闢寶珠之
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
於是啓所未聞為之注解良文學雄
伯群儒奉戴誘勸成則其從如雲貞
觀初年帝於南山大和宮舊宅置龍
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住之衆所推
美舉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至
十三年冬有黃巾秦世英者挾方術
以邀榮遂程器於儲貳素嫉釋種陰
陳琳論謗訕皇宗罪當誷上帝勃然
下勅沙汰僧尼見有衆侶乃依遺教
仍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不
待追徵獨詣公庭輕生徇理乃繫以
縲紲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為追逐其短
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
之喻巳毀我祖祢謗黷我先人如此
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聖周
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荅孝悌之
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
者皇天無親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

續高僧傳卷二十四

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

至道於神明頗有宗居義不爭長何
者皇天無親貴由輔德古人黨理而
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雖親有
罪必罰雖親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
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
百姓怨已讓光仁風形于四海又云
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乾竺古
皇西昇遊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
授中經示誨子弟言吾師者善入泥
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所述
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著茲辯正
論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
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辯對
二十餘列並據琳詞具狀聞奏勅云
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
音者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令尓自念
試及刑決能無傷不琳外經桎梏內
追刑期水火交懷訴仰無路乃緣生
来所聞經教及三聖尊名銘誦心府
擬為顯應至于限滿忽神思衆勇攙
逸留懷歡慶相尋頓忘死畏立待對
閤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當至臨
刑有何所念有靈不琳援筆答曰
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役毒流行干
戈競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邑倭君
荒不為正治遐絕王路固執一隅自

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侵毒流行干
戈競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佞君

荒不為正治遏絶王路固執一隅自
皇王弔伐載清陸海斯寔觀音之力
咸資勢至之因比德連蹤道齊上聖
救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
七日已来不念觀音惟念陛下勅治
書侍御史韋悰問琳有詔令念觀音何
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琳荅伏承觀
音聖鑒塵飛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
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
刑清君聖臣賢不為枉濫今陛下子
育恒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
符所以惟念陛下但琳所著正論爰
與書史倫同一句參差任從斧鉞陛
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
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具以
事聞遂不加罪有勅徙于益部僧寺
行至百牢關菩提寺因疾而卒時年
六十九沙門慧序經理所苦情結斷
金曉夕同衾慰撫承接及命將盡在
序膝上序慟哭崩摧淚如駃雨乃召
諸關旁道俗瘞於東山之頂高樹白
塔勒銘誌之行路望者知便下淚序
本雍州武功人善經籍通佛理明攝

論以為敷化之訓體道開俗言無品

塔勅銘誌之行路望者知使下淚序
夲雍州武功人善經籍通佛理明揚

論以為敷化之訓體道開俗言無品
藻將讓遊僧用為家操本住京輦後
移梁益以百牢衝會四方所歸道俗
栖投往還莫寄序乃宅寺闢口用接
遠賓故行侶賴之詠歌盈耳于時治
書侍御史韋悰審英飾詐乃奏彈曰
竊以大道欝與冲虛之迹斯闡玄風
既播無為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冠
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
薄閑咒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奸婬
其妻翁狩不着情違正教心類豺狼
迷貪覺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子
門有娃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
奮袂無彈惡網健羨未忘觀徼在慮
斯原不弥至教式虧請寘嚴科以懲
婬侈乃入大理竟以在匿被誅公私
恠其死晚琳所著詩賦啓頌碑表章
誄大乘教法并諸論記傳合三十餘
卷並金石聲其風韻纒錦續其文思
流靡耶便騰焰弥穆又善應機說導
即事騁詞言會宮商義符玄籍斯亦
希世罕嗣矣

釋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
韓之後也中古之時辰韓馬韓秦韓

希世罕嗣矣
釋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
續高僧傳卷二十四 明
韓之後也中古之時辰韓為韓秦韓
率其部屬各有魁長朞梁貢職圖其
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
辰韓之國矣藏父名武林官至蘇判
異以本王族比唐一品既嚮高位笁壽議攸歸而
絕無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
加護廣請大捨祈心佛法并造千部
觀音希生一息後若成長願發道心
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星墜入懷因
即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晨道俗
銜慶希有瑞也年過小學神眷澄蘭
獨拔恒心而於世數史籍略皆周覽
情意漠漠無心涂趣會二親俱喪轉
猒世華深體無常終歸空寂乃捐捨
妻子第宅田園隨須便給行悲敬業
孑尔隻身投於林壑麁服草屩用率
餘報遂登陗嶮獨靜行禪不避虎兕
常思難施時或獎睡心行將微遂居
小室周障棘刺露身直坐動便刺肉
懸髮在梁用袪昏漠修白骨觀轉向
明利而冥行顯被物望所歸位當宰
相頻徵不就王大怒勑往山所將加
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
[illegible]
一生破戒而生使者見之不敢加刃

相頻徵不就王大怒勅往山所將加
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

一生破戒而生使者見之不敢加刃
以事上聞王媿服焉放令出家任修
道業即又深隱外絕來往粮粒固窮
以死為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
送與鳥於藏手就而共食時至必尒
初無乖候斯行感玄徵罕有聡者而
常懷慼慼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
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
隱欲為何利藏曰惟為利益衆生乃
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
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
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
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惟曰生在邊
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驗無由承奉乃
啓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將
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辭至京
蒙勅慰撫勝光別院厚礼殊供人物
繁擁財事既積便來外盜賊者將取
心戰自驚返來露過便授其戒有患
生盲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斯祥應
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樂栖靜啓勅
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崿之上架
室居焉旦夕人神歸戒又集時染少

疥見受戒神為摩所苦尋即除愈往

入山於絳南雲際寺東懸山之上林
室居馬旦夕人神歸戒又集時添少
疥見受戒神為摩所苦尋即除愈往
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東蕃辭下雲
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仗云
將此金轝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
共鬪非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逢勅
即就繩牀通告訣别其一弟子又被
鬼打躃死乃蘇藏即捨諸衣財行僧
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神語藏曰
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既而入京蒙勅
慰問賜絹二百疋用充衣服貞觀十
七年本國請還啓勅蒙許引藏入宮
賜納一領雜綵五百段東宮賜二百
段仍於弘福寺為國設大齋大德法
集并度八人又勅太常九部供養藏
以本朝經像彫落未全遂得藏經一
部并諸妙像幡花蓋具堪為福利者
賷還本國既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
佛法於斯興顯王以藏景仰大國弘
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肅清乃勅藏
為大國統住王芬寺寺即王之所造
又别築精院别度十人恒充給侍又
請入宮一夏講大乘論晚又於皇龍
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
雲霧奄藹覆所講堂四部興嗟聲望

請入宮一夏講大乘論晩又於皇龍
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
雲霧奄藹覆所講堂四部興嗟聲望
遜遠及散席日從受戒者其量雲從
因之革厲十室而九藏屬斯嘉運勇
銳由來所有家資並充檀捨惟事頭
陁蘭若綜業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
齡至於住持修奉盖闕乃與諸宰伯
祥評紀正時王臣上下僉議攸歸一
切佛法須有規猷並委僧統藏令僧
尼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綱管監察維
持半月説戒依律懺除春冬總試令
知持犯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誡勵説
法嚴飾佛像營理衆業鎮以為常據
斯以言護法菩薩即斯人矣又別造
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俱崇
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
便感舍利在諸巾鉢大衆悲慶積施
如山便為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
服章中華有革藏惟歸崇正朝義
豈貳心以事商量舉國咸遂通改邊
服一准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
番任官遊踐並同華夏據事以量通
古難例撰諸經戒疏十餘卷出觀行
法卷流彼國有沙門圓勝者本族辰
韓清慎僧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輦

古難例撰諸經戒疏十餘卷出觀行
法卷流彼國有沙門圓勝者本族辰

韓清慎僧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輦
遍陶法肆閱持鏡曉志存定攝護法
爲心與藏齊襟秉維城塹及同返國
大敞行途講開律部惟其光彧肇自昔
東蕃有來西學經術雖聞無行戒檢
緣構既重今則三學倫馬是知通法
護法代有斯人中濁邊清於斯驗矣
論曰觀夫至人之降時也或三輪御
世或六通導物人依法依本護法而陳
教適權適道寔兼濟而成津是以三
藏設位拯弱喪於未然護法一科樹
已崩之正網然弘誘之相條緒稍多
時顯知微乍揚神武騁奇辯於邪衆
暢決蒙心顯大義於當時昌明玄理
假威權而助道有德獨擅其聲藉傳
授而潛通遍告常行其務遂有揭揵
椎於靈岳聲告但爲任持重結法於
剡洲教旨惟尊弘理入大乘論則九
億無學住法万年經律所詮賓頭羅
睺末取涅曰斯皆助揚道化通悟未
聞靜倒惑於即生紹正法于來世故
使湮殘屢涤尋復還興豈惟凡謀蓋
其力矣況乎迦葉尊者凝神鷄足之

峯堅慧菩薩端拱修羅之窟斯並引

其力矣況乎迦葉尊者凝神鷄足之

峯堅慧菩薩端拱修羅之窟斯並引
生趣善爲物持身致及慈氏降靈遁
相弘育或摧裂愛網或傾覆慢幢或
通決深疑或開揚道務爲業應接着
雲雨之相投爲功惟重等大地之弘
博所以身子榮名顯法輪之大將飽
多徽號標無相之後佛五百門學通
号任持行德相高皆稱第一至於乘
時御化通法開宗弘救之極勿高身
子良由闡樹園之福地蕩邪寂之高
鋒偃目連之神力覆富那之辯慧此
即護法之緣蓋惟斯矣自道風東扇
爰暨滕蘭前傳重於開宗故入譯經
之目然則傳譯在乎歸信未信不可
弘矣護持存乎正邪邪正方開信本
經陳如是豈虛也哉道元德母信其
實矣所以發蒙啓化應接時心童空
顯其德明大衆駭其耳目致使拜首
受道飲沫法流不虛設也貴才感終
於壇側褚信剃頂於場中顯宗悟理
知歸侍由捐俗入道一期感事万代
舟航佛日於是流暉法雲由斯不絕
兹德可紀兹言可詳而闇越隱其高

例附譯稱述霧比則事業懸殊違化

舟航佛日於是流暉法雲由斯不絶
玆德可紀玆言可詳而圍越隱其高

例附譯稱述霧比則事業懸殊達化
則乘權難擬計切編次宜先譯傳稍
非經務故後三學及姚秦迷外道融
折其是非元魏重邪曇始制其强禦
前傳顯然其宗可録施乎齊周兩治
厥政殊風齊高獨盛釋門周武偏弘
李衆然其邪逼匿正邪僞西正通妄
作乱真澄而妄隱故使齊氏一統民
無兩情釋侶闐邦寺塔充國二百万
衆綱猷上統之言四十千寺咸列釋
門之剎約指剡洲化境通梧像正任
持梯航之大未可相擬豈法之力惟
人謂乎弘斯在人則顯公攄其首也
掩抑華飾揚輝塵埃衆皆輕而不思
可謂徵通其道及法上引衣之赴難
也則醒醉相兼醒則領上之累詞醉
則示虛於邪畝雖復金櫃玉韜之秘
術未可與言孫武吳起之奇謀曾何
足道所以登庸之始搖動物心異衆
等山丘皷論同雲物致使纔擕刃辯
蠢戢燄氣定方術於面前樹徵言於
即世故有談仙者投戩於基檻宗虛
者深剃於王庭明詔遂頒國無兩信

雖稠公標於定道賢上統於義門一
時之度固不同年而語矣周氏秦壤
世号武鄉豺狼之談想不虛託懷文
斯寘習勇亦隆酌緯候之讖詞納謡
誣之佞術衛嵩本我之亂張賓乃彼
之餘異嚮同心脣齒相副竟列封表
曲引遊言冒詞帝心覆絶仁祀時未
思其禍始也禍作蔚漸百辟之所不
知及望夷之福終也潰發滂流天無
方啟前政呼嗟何及僧傑道安名殊
衛氏風格峻逸比景亦天二論既陳
異見將弭而狙詐繩巧終墜前脩靜
藹上賢當斯頽運奮發非諫守素窮
巖慨正道之遂荒誠護法之無力也
乃解形松石殉命西方于時同軌遺
形亦有十數自非懷大濟於大俗觀
法滅而增哀何能捨所重於幽林爲
依教而終世誠可美矣誠可悲夫詳
觀列代數賢則紹隆之迹可見藻鏡
則日月同仰清範則高山是欽具彰
本紀其續昌矣有隋御寓深信釋門
兼陳李館爲叙恒俗二世纘曆同政
前朝悼像化之微襲宋桓之致敬于

時緇素相望愕然明賂法師屈起臨

蕭陳李館為叔恒俗二述纘曆同政
前朝悼像化之微襲宗祖之致敎于

時緇素相望愕然明聽法師屈起臨
對夙未强術衆或漏言及覩其厲色
格詞抗揚嚴詔皆謂禍碎其身首也
助慄不安其足而膽逞怡顏色欣勇
緯然帝後乃述釋門之有人焉衆乃
悟其脫頴也知人其難人實難知知
其難者千載其一乎信不虛矣皇
唐啓運代有斯人普應佩席於天門
慧滿載衣於朝伍嚮實對烈拉訶於
時重法琳慷慨極言於明詔異世同
風不屑古也莫不言行同時死生齊
日故得名流万代紹先聖之宏猷乎
惟夫經論道業務在淸心弘護法綱
寔敦遐志志遠則不忍忍辱心清則
罔懼嚴誅達三相之若馳識九有之
非宅未曾為法徒喪餘齡豈惟往生
乃窮來陰於是挾福智而面諸佛覩
形骸若委遺塵騰神略而直前鼓通
博之橫辯但令法住投鼎鑊其如歸
既屬慧明處濁世其如夢故能不負
遺寄斯傳之有蹤乎已矣夫誰有見
斯而不勉厲志於重霄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格詞抗揚嚴詔皆謂禍碎其身首也
助慓不安其足而蹻遑怡顏色欣勇
緯然帝後乃述釋門之有人焉衆乃
悟其脫頴也知人其難人實難知知
其難者千載其一乎信不虛矣皇
唐啓運代有斯人普應佩席於天門
慧滿載衣於朝伍智實對烈抗詞於
時重法琳慷慨極言於明詔異世同
風不屑古也莫不言行同時死生齊
日故得名流万代紹先聖之宏猷乎
惟夫經論道業務在清心弘護法綱
寔敦遐志志遠則不恐患辱心清則
罔懼嚴誅達三相之若驅識九有之
非宅未曾為法徒喪餘齡豈惟往生
乃窮來陰於是挾福智而面諸佛覩
形骸若委遺塵騰神略而直前鼓通
博之横辯但令法住投鼎鑊其如歸
既屬慧明處濁世其如夢故能不貟
遺寄斯傳之有蹤乎已矣夫誰有見
斯而不勉厲志於重霄哉

五十八丈　兩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護法篇下